

少 儿 科 幻 新 作 系 列

哈运上的 的 德珠

苗 虎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少儿科幻新作系列

哈达上的佛珠

苗 虎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目 录

- | | |
|----|---------------------|
| 1 | 一、猎鹰搏击长空 |
| 7 | 二、“要雪崩啦——” |
| 15 | 三、峡谷是魔鬼的窝 |
| 22 | 四、我背起了一座“大山” |
| 28 | 五、“胖绅士”哈熊 |
| 34 | 六、智斗宽面狼 |
| 42 | 七、歌声飞扬在雪山顶上 |
| 46 | 八、扑向大峡谷的怀抱 |
| 55 | 九、石头的诱惑 |
| 62 | 十、巧遇探险队 |
| 69 | 十一、“抓住它——黑金丝猴！” |
| 74 | 十二、猎手的绝活儿 |
| 83 | 十三、网上聊天 |
| 89 | 十四、大峡谷的见证——千年不死的老猢猻 |

一、猎鹰搏击长空

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体量过来的，
白色的云彩是我用手指数过来的；
陡峭的山崖我像爬梯子一样爬过，
平坦的草原我像诵经书一样掀过。

——藏族民歌

初夏。天蓝，云白，太阳好，天气凉爽，是藏族节日最集中的季节。趁学校里放几天假，我和爸爸约定，父子俩来一个别出心裁的狩猎、观光、旅游，到藏南的神秘大峡谷去闯一闯。

嘻嘻，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太刺激了！

估计一年一度的“雪顿节”^①已经在拉萨开幕了，人们喝着酸奶，观看藏戏，哲蚌寺^②规模盛大的晾佛仪式也开始了吧。

远离家乡的我，却尝到了别人尝不到的滋味，我看到了西藏自治区东南部最高峰——南迦巴瓦峰的巍峨雄姿。

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在林立的群峰之中，它只能算是“小弟弟”，可它也有 7782 米的“高大身材”，在世界

① 雪顿节：藏族传统节日，一般在藏历七月一日举行，有贸易、宗教、演藏戏等活动。

② 哲蚌寺：拉萨市内黄教寺庙之一。

上排名第 15。

在海拔 4500 米的高度，南迦巴瓦峰上没有一条道路可走，直上直下的冰坡，壁立千丈，银光闪闪，如刀砍斧劈一般。

有时候冰崖突然裂开，裂成两半。中间会露出一条令人头晕目眩的裂缝来。有的地方深不见底，仿佛那儿直通地心；有的地方会露出岩石，出乎意料地露出一两具保存完好的登山者的尸体，尸体边还有一个氧气袋、两个登山包什么的。

死者或许是十几年前，或许是几十年前的登山队员，但是，冰雪把他们“冷藏”得如此新鲜，就像刚刚遇难一样。让后人看了心惊肉跳，不敢前进。

空气是那样稀薄，天空是那样透蓝。谁没有来过西藏，谁就没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蓝天。它像明净、澄澈的蓝宝石，坦荡、无瑕、没有一丝杂质。

在蓝天下，白雪皑皑的山峦像一道道屏障伫立着，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淡紫色的光。

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丝风，雪山冰川是静止的。这儿好像是除南极、北极之外的地球“第三极”，一切看来都是那样壮美、博大、气象万千！

我感到我是多么伟大，好像站在了地球的圆心上，欣赏着一幅无与伦比的立体巨画。

突然，“画卷”上出现了动静。在白色的天地间翻飞着一个具有生命形象的黑点，由远而近，“黑点”发出了尖厉的叫声：“啊——依克！啊——依克！”



这是一头矫健的秃鹫^①！它的体长约1米，全身长满了黑褐色的羽毛，颈部这块地方却没有毛，呈铅蓝色。它的头部稍微有几根羽毛，稀稀拉拉的，大概这就是“秃”的具体表现吧。

它颈部的羽毛是淡白色的，不大的脑袋上有一对黄褐色的怪眼，现在正好被一个黑色的眼罩罩住了，有了眼罩，它的视野大大缩小了，这样它不至于到处乱飞。

^① 秃鹫，亦称“坐山雕”，大型猛禽，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天山、阿尔泰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经驯化，可以作猎鹰。

它还有一张铁钩似的嘴巴，一对铁锚一般的爪子，更显出这只高山猛禽的可怕。

“啊依啊依”的鸣叫声划破了高山上的寂静。

“嗷嗷——旺达——旺——达——”我忍不住用手搭成了个喇叭口，冲着它喊了起来：“回来——旺达——回来！嗷嗷——”

“旺达”是那只猎鹰的名字。三年前，爸爸在一次朝圣途中，从一个云游四方的大喇嘛手里买下了一头发育得很好的乳雕，大概只花了20元钱，这也是他身边三分之二的钱，余下的10元钱只能作为寺庙里给酥油灯添加酥油的钱了。

为了这只雕，爸爸没钱买东西吃，饿了整整三天才回到家。这次朝圣太辛苦了，又是磕长头，又是赶路，回到家，爸爸一副强健的身板瘦成了皮包骨头。

那只乳雕来到我家后非常听话，仿佛在报恩，它太有灵气了！每天爸爸都带着它出没于高山雪原丛林，教它如何去奋力追捕野兔、野鸭、野鸡和狐狸。它果然是一只良种雕，不仅勇猛无比，而且聪明绝顶。

两年前的一个冬季，爸爸和我带着雕出猎。突然，在我们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遇上了狼群，有七八只狼哪！不能开枪！开了枪，狼群一动怒，群起而攻之，向你扑来，那你就麻烦了。

七八双荧绿色的狼眼不怀好意地紧盯着我们，有的还吐着血红的舌头，嘴里发出“呜呜”的鸣叫。

一群嗜血成性的饿狼！

它们把我们当成了美味点心！

在我们和狼群对峙的时候，爸爸一声唢哨，响彻云霄！雕如同受命的战士出征了。

它飞腾起来，像一只滑翔机，在空中盘旋了半圈，选好了角度，猛然向其中一只头狼俯冲下去……

狼也知道，它们遇上了不好惹的“天敌”，还是赶快逃命吧。

可是狼逃不掉了。雕冲向狼群，锐利的爪子抓住了头狼的狼背，把这只畜牲提了起来，提到了半空，并向远处飞去。

那只狼做梦也没有想到，临死前还坐了趟“飞机”，它在空中发出了凄厉的哀号。

狼群很快乱了阵脚，四下逃散。

雕在半空中松开了爪子，头狼摔倒在雪里，在雪地里翻了几个跟斗，不动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只头狼的脊椎骨都被秃鹫抓断了，好厉害啊！

一两年以后，乳雕长成了秃鹫，在爸爸的调教下，成为一只出色的猎鹰，为爸爸外出打猎立下了汗马功劳。

爸爸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旺达。这是一个“爱称”，我叫旺堆，它叫旺达，宛如我的兄弟，一样勇敢的“康巴少年”！

“嗬嗬——旺达——回来——”

山谷里回响着我的声音。但是，这喊声没有用，旺达仍在悬崖边不知疲倦地展翅翱翔，一会儿向你靠拢，一会儿离你而去。

不久，旺达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发光的“云”。不是云，是一架飞机！也不是飞机，飞机飞到高山上来干什么？再说飞机也没有这样亮啊，比寺庙里的金顶铜幢^①还要亮十倍！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① 金顶铜幢：顶上贴金箔，四周刻经文的铜柱子。在汉族寺庙中一般是石幢。

二、“要雪崩啦——”

“旺堆，不用喊了，旺达一定是发现了猎物！”

随着说话声，一大堆扑簌簌的冰屑末落在我的头顶上，头颈里，很快在我温暖的皮肤上融化了，冷得我直缩脖子。跟着爸爸出猎，这种“免费冷饮招待”的滋味可不好受哦。

是爸爸！他身穿黑色皮袍，头戴白色熊皮帽，肩背双筒猎枪和背囊，脚蹬黑色毡靴，身高1米80的藏族大汉德嘎罗布。

“扑通！”他从我头顶几乎垂直的雪坡上滑落下来，满身雪污，差不多成了雪人了。

“爸爸，你把我吓了一跳！”

“旺堆，你不知道，这比坐飞机省钱省力，舒服！”

我看着爸爸一脸豪气，的确非常佩服他。这种“滑雪”动作多危险呐，又没有雪橇，就用臀部着地的方式往下滑，万一碰上浮雪掩盖的冰裂缝怎么办？

这道坡少说也有70~80米高，只有爸爸这样有经验的猎人才有这种能耐，敢把直上直下的雪坡当滑梯来滑。

“爸爸，旺达它……”

“嗯，它发现了猎物，估计在树林子里头。”爸爸微微点头，炯炯有光的双眸凝视着前方。

“爸爸，那个发亮的东西是什么？”我指着远方的天空说。

“哪儿有什么发亮的东西？没有啊，你眼花了。”

我一看，真的，天上那个发光的东西没有了。难道真的是我眼花了吗？算了，不问了。

天是真正的蓝，雪是真正的白，树是真正的绿。

密密层层的针叶林覆盖着眼前这个山头，爸爸曾经告诉我，这种树木叫高山栎。浓浓的绿犹如厚厚的被子，把山头上裸露的岩石全遮盖住了，植被起伏有致地铺向远方，一边是白色，一边是绿色，反差特别大。给银白色的世界带来了绿色的生机，也给登山者带来了绿色的希望。

“旺堆，这就是米拉山口！你别看它看起来不高，可它呀也有近5000米的高度呢，山势十分险要。”爸爸兴奋地告诉我，黑红的脸膛上络腮胡子在晃动。

“真美……”我轻轻地应了一句。

就在这时，怪事出现了。在米拉山头绿色的丛林里出现了一个小红点，一个、两个、三个……“万绿丛中一点红”！只不过不是一点红，而是几点红。

这几个红点是几个人，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在翻越险峻的米拉山头，身体在绿荫中出没。

“是汉族的一支登山队吧？看得出，他们都穿着羽绒服，手里拿着氧气包、雪杖、登山锄，他们一定走得很累了，一、二、三、四……大约有五六人！”

不知为什么，爸爸把肩上的猎枪拿下来，往我手里一放，不怕脚底打滑，爬到了一块更高的雪坡上，他像一株挺拔的雪松一样站了起来，拿下自己的白熊皮帽子，放在手里使劲地挥舞着，嘴里还不停地高喊：

“嗬嗬——嗬嗬——”



爸爸洪亮的嗓音又高又飘，远比寺庙门口僧侣吹动的两米长的长号要亮得多，它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

他想和汉族兄弟打招呼，但是那支行进中的登山队似乎没有听见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仍旧兢兢业业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走着……很快，他们穿过了米拉山头的树林子，开始向更高处攀登。

爸爸急了，他又“咻溜”一声，滑下了雪坡，两个手指往嘴里一塞，一吸气，发出一声长长的唢哨！

在我看来，爸爸的唢哨是一种绝技。两只手指能吹那么响？我为什么不能？空闲时我也曾试过，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啊，吸啊，嘴都干了，嗓子都冒火了，就是发不出声音来。

唢哨一响，远处的登山队员的脚步就停了下来，他们的头在朝高处张望，好像发现了什么动静。

聪明的猎鹰也听到了唢哨，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啊——依克！啊——依克！”

当旺达收起巨大的翅膀，落到爸爸的肩上的时候，猎鹰撒娇似地抖动着它那黑斗篷似的羽翅，嘴里发出了亲

热的叫声。

看到顽皮的“孩子”又回来了，爸爸用他的大手拍了一下它的头部，大笑着说：“哈哈……旺达，你太顽皮了，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是一只野鸡吗？哈哈……”

爸爸和猎鹰的亲热程度不亚于父与子的关系。

我不知道爸爸是什么心思，为什么非要和登山队打招呼呢？我们走我们的路！

“爸爸，我要看雅鲁藏布江！您不是说雅鲁藏布江就要到了吗？”我有点猴急了。

“急啥？”爸爸对我的问话一点也不在意，他掏出糌粑和狍子肉干喂起旺达来了，一面在秃鹫的脚腕上套上了一根铁链子，还上了锁。

爸爸从背囊里掏出个小巧玲珑的塑料瓶子，拧开盖子，呷了一口。这是爸爸外出打猎时用来装酒的瓶子，他呀，就爱喝一点酒，既解渴，又提精神。

“你瞧，前面那座高山叫加拉白垒峰，世界上最高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就从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之间流过，就在我们脚下，它太深了，我们的视线都给草木、岩石挡住了，现在还看不见。它在这儿拐了个大弯，是个马蹄形状。这江水啊，就像是万马奔腾，更像一个牦牛阵，铺天盖地地朝你冲来，嘿嘿，谁也挡不住……你看，那是什么？”

爸爸指手划脚地说着，突然间，他不说话了，双眼盯住了前方！

雪地里蹿来一只猴！



猎人的目光真够厉害的，爸爸一眼就认出来了：从这只猴奇特的相貌来看，鼻孔朝天，鼻尖向上，它是华夏土地上的珍稀动物金丝猴。但是它的体毛不是金色的，而是发亮的棕黑色，背毛较长，喉、胸、臀部的毛却是白色的。

“爸爸，是一只漂亮的黑金丝猴！”我也认出来了，它是金丝猴的一个分支，是一种生活在高寒地带的猴子。

“哈哈，你也认出来了！不能抓它，它是保护动物，山上已经很少了。”

猎鹰可不守本分，它拼命地扑打着翅膀，企图从爸爸的肩上飞起来，可是它无法行动，因为它已被爸爸牢牢地控制住了。

黑金丝猴站立起来了！啊，它差不多有1米高，粗壮的胳膊在挥舞着，那张并不讨人喜欢的脸在做着奇怪的表情。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黑金丝猴显得非常反常，反复做一个指着高处的动作，甚至在原地翻了一个跟斗，继续做它的动作。

“嘿，这只猴，像是通人性的。”爸爸嘀咕道。

它在指我们头顶上的那个山头——南迦巴瓦峰的峰顶。

南迦巴瓦峰的尖顶高耸入云，如果我现在要抬头看它一眼的话，那可真要掉帽子了。但是，爸爸还是疑惑地回头向上看了看。

啊呀！这罩着冰壳的山峰正好反射着刺眼的太阳光，这种雪光十分强烈，看上几眼，会使你感到头晕眼花，四

肢无力。

当地有经验的藏民要上山时，他们会从篝火中捡起烧剩的木炭，小心翼翼地把一块布完全涂黑，再用这块布来制作一块临时性的面罩，把它罩在脸上再上山，使人看上去活像个外国电影里的“蒙面人”。

我才不喜欢戴那玩意儿呢。据说戴上这种“土太阳镜”，可以减少令人目眩的强光刺激。

雪岭冰峰雄奇壮丽，令人神往，但是在它的身边却处处潜藏着危机和险情。

“吱吱！吱吱吱……”

那只黑金丝猴还在那里表现自己，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它所站立的那块雪地被它弄得雪花飞溅，乱七八糟。看得出，它有十万火急的要紧事！

正在这时，我的耳朵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仿佛是雷声。那声音十分遥远，我也并不在意。

爸爸却在这时候直着嗓门大叫起来：“要雪崩啦，快离开这儿——”

爸爸的嗓门真大，震得那发光的山顶上大大小小的雪球骨碌碌地往下掉！

不，这不是爸爸的嗓门大的缘故，而是真的要雪崩了！爸爸是有经验的。

“旺堆，你还愣着干什么？到坡底下去避一避！”

爸爸吩咐我去躲避，自己却一股劲地往前跑……

他脚步不停地跑，前面就是悬崖峭壁了！

“爸爸——脚下当心——危险——”

我来到坡下，只见爸爸脚下只有一点点可以站立的地方，手里拽着一根横生的树枝，重心前倾，嘴里在喊，好危险啊！

我想阻止爸爸的危险动作，但是来不及了！

我明白爸爸是在惦念着那支汉族登山队，他们人生地不熟，有可能遭遇到雪崩的灾难。他要以最近的距离提醒汉族兄弟，不然他们没法听见。

“散开——快散开——雪崩啦——”听得出，爸爸的嗓子都快喊破了。

山头不时有大雪块向下崩落，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把你埋葬在深雪中。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连滚带爬，追到爸爸身边，用双手把他拦腰抱住……

头顶上再次响起令人惊颤的雪块的摩擦声，我看见右上方的积雪出现一条条大裂缝，小山似的大雪块正缓慢地向下移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坠落！

可是，爸爸仍在高喊：“快散开——雪崩啦——”

身后传来一声巨响，犹如一幢高楼突然倒塌，大块的积雪带着怒吼，直泻而下，卷扬起漫天雪雾，转眼间，米拉山口的一段深谷被雪填满了！

这真是沧海变桑田！仅在这一眨眼的工夫啊！

不知怎么的，我和爸爸仿佛被人在身后猛推了一把，两个人都无法控制自己了，像两个雪球，垂直往下落……